

四書章句集註

二十

宋本孟子集注卷十

孟子卷第十

朱熹集注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
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
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
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着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

二五十一

二

五

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
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
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
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
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
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
韶九成是也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
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
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
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
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鑄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

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
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
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
以一節雖至於聖而知不足以及乎
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
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
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
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
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
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
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
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

二十六

五十一

三十一

楊恩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

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

三

五十一

九

廿四

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
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

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爲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
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

主

上五十一

十

廿四

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
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
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
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
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
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
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

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古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古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特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子

二

先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
也。

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
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
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
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
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
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

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
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
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
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
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
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誑以匹
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
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

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讖是不待教而誅者也般受夏周受般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讖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

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譏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

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

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

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

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

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

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非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

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

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托。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

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爲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

卷

孟子卷十

三

正

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

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
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
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
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
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
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
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
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
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
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

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
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
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
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
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
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
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
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
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
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

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

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
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為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
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
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而况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
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
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

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

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砥，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砥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
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
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
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十一

十一

十一

大明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
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旣觀其言
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
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
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
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
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王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

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
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
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
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
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第十

